睡隱集 乂

詩賦詔策

表議說策

5565.7
8031
v.3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騷隱別集

課製 詩 賦 頌 表 議 說 策

少時科程之文晩來代人月課多不可盡載各取二三篇

題廬山高詩後 五言古詩

我愛廬山高秀出南斗間直上幾千仞繚結蒼烟鬟
我愛劉夫子絕跡虎豹關辭衣正俗廬洗耳落星灣
萬夫挽不回眇視青雲班築室老山下勝地發天慳
瀑布瞭黃髮五老開蒼顏清風滿六合爽氣彌人寰
豎立萬丈碑屹不可攀斯文歐陽子窺豹見一斑
清詩味高標刻羽聯玦環盤山似公高豈公似廬山

東238889

萬古讀遺墨立懦而廉頑寂寞氷玉堂于今無從還
江山失勝氣雲物空淸閒遺迹倘可尋蕪沒不辭艱

杏園

自古帝王州泰川文物繁由江最務嚴江頭又名園
園有萬株杏羅立如雲屯豔陽二三月花發遍川原
淸香十里聞樹樹明朝曦採芳貴公子遊冶諸王孫
花韉帶鈌勢寶蓋遮高軒萬幕合晴雲衆樂滿荒賁
低唱送淺斟落蘂盈金樽有時下霓旌宮殿開千門
鈿朶閒花簪玉手爭攀援撲撲日邊紅均沾雨露恩
曷鼓三聲打萬點爭飛翻又有新進士綴行出帝閽

恩袍動草色寶馬俱騰驤共訝碧桃綠同來芳樹根
宮花墀長條茄鼓争啾宣物色盡生顔繁華何暇論
世事劇置郵轉頭成廢垣向來遊樂地寂寞如荒村
清風落花雨行人欲斷魂憑來無路設強歌以頌冤
冉冉征途間何者能長存

春盤　五言律詩

三微初啓序一氣已更端舊俗傳青采新年薦翠盤
削水羹菔潤着鹽水芹寒春　味兼春酌醮須盡意歡

哀鸚鵡洲十韻

萬古傷心處東吳鸚鵡洲曾聞正平死昔在建安秋

獨鶴鄰群鶩孤芳忌衆猜請文驚滿座所讀不吞才。
黃祖何須責曹瞞亦未優能言終見祟寡識自罹尤
丹穴堪棲鳳滄波可從鷗胡然纏世網不察爲身謀
怨血年年碧長江日日流芳洲名獨在行子不勝愁

吳興病起賞白蓮花　七言古詩

吳興太守簡齋老病起黃紬閑晚衙堂前滿意白蓮
花倚風千朶如矜誇欣然爲汝酌一盃一生思慮無
由邪憶曾花發洛邵州超然堂上欹烏紗使君自是
銅鞮舊樂事賢主歡無涯杯盤閒展罇須餘熟風一
月[illegible]文蛇碧鋪裥明繼進暑生扳和露揩瓊匏入門

以冬蘿不敢到水盤圖坐後芸蒼真亭玉色照玉山怳然坐我水仙家淸寒瑩骨酒易銷興闌不覺還棲鴉歸來藜杖盡尋香路上紛紛金背暮今年夏似去年夏去年花似今年花只有衰鬢不如故白髮蕭蕭如亂麻文園一病久沉年意緒落盡閒愁加忽逢絶艶照衰朽春雲滿目相傾斜繩床烏几盡日繁香裡練帨縞裙無半塵平生跌宕以我無到此莫須尊前韡景物不盡人自老誰知勝事還悲嗟

雪中芭蕉圖

謂和春則胡為有白雪謂隆冬則奚軍有芭蕉玉龍

殘甲何蕭蕭鬣鳳髦何夭夭輞川妙手奪天下司
徒壯節菱烟霏布被當日宜長街部屬歲暮青烟銷
玄冥威武不能屈白滿衡門淸興饒無端物色徵公
府從此聲名登漢朝風流千載三右丞會心一幅升
輕綃如何大冬積雪中活葉衝寒青一條固知神畫
巧爲此此物安肯當後凋不根而生由筆成不時而
生隨興描青青白白交發揮洒雪崇蘭同僚前身
相馬九方皐意是遺忘形色慇懃添着一段奇十
分夫子增淸標尋常蹤迹可更論世間衆史徒營營
君不見蓮花桃杏共一景活筆莫取常談死法料

臥雪

洛陽城中雪三尺瓊芳碎碎風淅淅陰官水帝盛羽衛蛟死幽潛虎僵穴洛陽縣尹出行時萬戶千門皆掃雪何人高臥斗屋中白滿衡門人跡滅袁公志節介于石袁公方寸堅如鐵大冬松栢傲歲寒華岳尖峯孤嵽嵲烟銷尾釜布衾寒手足凍皴肌肉裂玄冥威武不能屈風力何妨綿絮折白雪之白與高標交發揮來爭皎潔問胡不出良有由値此飢寒人饑絶此身受凍死亦是屈己干人吾不屑使君嘖嘖使者驚天門九重聲名徹四代五公享茅土從此窮閻纖

東韓傳家清白是長物富貴何能移素節清風萬古
洒蘭雪立懦廉頑猶烈烈安得龍眠盡手寫爲圖用
戒宗路之饕餮

送區册

南方山水甲天下磅礴淑氣蟠穹蒼白金水銀丹砂
良石美鍾乳不足嘗瑰奇忠信人間出區氏之子頎
而長婀如丹穴鳳凰羽隱若風林虎豹章我本玉皇
柱下史謫官萬里來炎荒陽山窮邑斗許大夾江縈
茅間蹤篁鷹鸞禽言嗸嘲啁炎風攪頁聲礌磈況乃
山深水有波悍石橫流如鋼鋸長蛟蝮蛇閉毒舌赤

豹玄熊大陸梁平生親舊鈌過從半歲孤吟猿狖鄉
區也不憚道路難把釣拏舟求我傍煩山意氣慰窮
鱗目擊已知中所藏衆皆乘枯集於苑獨子不為時
世粧居然於蒿立談間皇王帝伯撐枯腸或山而採
水而漁桂風杉月同翺翔要余瀹浣學古腦探囊一
試黄昏湯穰穰文學遠如許歲籥纔周富细倉浮生
離合會有時雨散星分安可常南陔香草待晨羞明
鏡粧臺愁洞房少婦寄衣毋寄書一封共寄啼千行
庭闈溫凊及歲時綵服幾時趨北堂天涯從此共知
音鬢髮更覺成滄浪臨分一言當馬擱去矣終莫苦

摧藏蘭不當門亦見鋤早晩聲名登未央長鳴天馬待褐駕馭去取公卿易驅全書裴倘免葵藿山他日相從城鳳凰

李白送僧高遊廬山

香爐峯下昔曾遊宴坐經行二十秋飛瀑直從銀漢落攢巒争作錦屏浮蒼顏五老深盟在碧嶺千尋旧□跡留今日送君輸勝債世緣塵累贈生愁

岳陽樓望君山

岳天生出兒門閟勝地來偷半日閑雲棟千尋新霽後蒼烟一抹遠湖間屏開摩詰丹青手鏡斂湘娥十

三閭哀安得少陵桃竹杖從今識跡駭孱顏

柳州聞黃鸝

鎩羽飄零百感生鄉禽何事又嚶嚶鶯而桂樹楓林夢似聽昆明細柳聲蜀魄向來工入耳楚猿今日讓沾纓秦陵漢苑春如海早晚

八帝號

流民圖

熙寧皇帝撫寰區時論尊歸執拗夫福及雞豚多邑目利令商賈析錙銖高皇約束變更盡藝祖乾坤兩露枯二月新絲五月穀千家舊邑一家無怨聲隨處結雲漢乖氣招災合契符赤地千里天旱兮青苗又

困縣官須提携忍見殣殍塞流冗還闔載道塗萬萬立
貧妻割愛子掘根採實少完膚深宮天子豈能見傳
法沙門可勝誅安上抱關懷直道腹中憂國蘊訏謨
皇皇汲汲千千狀日日看看介介模掛一自知應萬
漏視都猶足反三隅但令赤子再生肉肯念孤臣七
尺軀冀但買生長太息痛深元聖七嗚呼經旬不雨
臣當死一語回天帝曰俞朗照開雲識語變甘霖着
物品流蘇朝陽共插孤鳴鳳臺上應懸久嘆為天閽
九重多虎豹鬼門千里落江湖民生自古誠艱苦世
主如何忍毒痛安得畫工摸與本御屏風上帖為圖

究牛賦

有爲神農氏之言者世壽張稼業相牛經侵晨帶月夜歸朝耕輟耕隴上體倦而眠夢一廖士班時爲名其鳴牟然似訴胷中之不平其狀觳觫若會無罪而就死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我輩華之畜商世有事乎阡陌知稼穡之艱難任田野之開闢備一生於農家受圈牢之豢育春省耕於東作往來修直秋省斂於西成輸入囷倉一隨人意進止趍蹌粒有妻孥飯爾父母餬粥盡瘁維我勞苦當春日之載陽有南畝之俶載余既肩穿而是爾曾不敢以告勤彼乃苴

芒然病矣爰賴塊而假宿夢栩栩於華胥縱疾風迅
雷予何識何淺山之於覓黔禍心於白日期一逞於
狺然勢已迫於尋尺彼既當棨而無託誰肯弱狴於
猛犂豈余身之僤殃怨主人之有害虎有爪予吾有
角吾以觸兮虎以搏相持兮蚌鷸若予足之捍頭目
我勢予已竭爾勇予幾何人完蘇於吠獻虎券甲於
山阿冬不揆余之中情反寢起而齋怒謂賤踰以為
妖守所見之非虎哀哉不能言膈臆誰訴就齊王之
堂前入危丁之手下指九天以為正夫唯主人之故
也將恐將懼惟汝與余將安將樂汝轉棄余思我小

怨忘我大德皮角見用骨肉分割地久天長此冤誰
雪言訖而跽若啼若泣余乃悄然而悲黯然而嘆曰
嗚呼噫嘻我知之矣吾聞宋人之牛救主於快山子
無乃是也耶將子無怨何獨於子守由歸來幾人枉
死比干剖心子胥囊屍彼王臣之謇謇豈不為夫一
身救月之弓救日矢竟負首之槓分望天閽兮守九
虎孰下情之能達紛見豕之負塗葦黃牛之誰執袁
爾生之不天于撫槓目而涕雪處上悲鳴余亦驚悟
牛跡斑斑不見其處遂為之嘆曰牛有冤不能自明
牛之冤尚有可訴人有冤可以自明人之冤又誰怨

焉有其究而不察無若宋人然

歌舞望西使賦 三

心蒼蒼兮高臺目眇眇兮西陵綀綿冥兮鹿漢瀆云悵開兮風冷冷感王几之遺令載言歌之舞之望不極兮君不來使我心兮昔復昔念綵羅之脆質夙承恩於輦前倚闌干之十二隊玉貌之三千抱衾裯於中宵務嘐驅於九天瞻數仞之崇臺翔半空之金雀可與乎而同蘇冬之夜而夏日方畫眉之未了幾恩詔之催促為君兮嬌歌動春風之妙曲為君兮慢舞飄一搖之楚腰何恵妾之莫終承君王之中途鏡圮

斂於玄臺者亦銷於故匳今多兮何多月朝兮而望
日尋平生之供奉在向來之歌舞歌有恨兮誰為聽
舞有情兮誰即覩羡松栢之無知兮痛臺榭之依曩
袖自濕於愁觚聲欲咽於恨渴漳河東兮不復西背
此恨之有終兮死者之有知寧殺身而相從

擬宋仁宗開天章閣詔

若稽先王維御羣品廣辟之聖尚資於臣哉隣哉高
宗之賢猶望於启乃沃乃延英殿親御奇日唐鑾霄
文白虎觀延訪儒臣漢有故事朕以否德叨守丕基
撫一日萬機之極煩未遑乙夜丙枕而四海兆民之

至衆不安窮厄細道若蹈虎尾所賴庶臣自一語一
言未惟成德之彥即三宅三俊須得其設之人苟不
學廣而文多詎能至遠之後爾五百年必有名世豈
無豪傑之猶興一二臣孰愉予嘉乎貞黙鬱之重望
直辭正色之富弼宦官羨不知余外變從樂之許
淹公卿大夫無出右重厚可屬大事莫如韓琦野風
俱無異辭其惟杜衍余王蔡孤忠自立歐陽脩何去
得來以能保我子孫黎民相與為朕股肱耳目第念
使闕之深遂鮮副魚水之交歡吾見亦罕矣爾豈以
自君將君之功有說則就之朕欲追爾臣負臣之

乃開天章之閣爰申日接之勤諮量異汝為汝聽汝明
勿違咫尺日都日俞日吁日咈一共聚一堂庶覓昧昧
我思于可常常而見予欲聞宗社利病吏治得失汝
其殫論予不知閭里怨詛畎畝艱難汝必極諫一君
二臣三佐五使備進瞑眩之良劑左輔右弼前疑後
丞悉展淵源之正學俊傑乃識時務大人先格君心
惟天惟祖宗之付予予豈敢忽作礪作舟揖之望汝
汝須死忘面對則何惜黃琮封事則可給白簡尚賴
匡救之力冀成久大之功於戲予無樂乎為君未遑
夙夜之憂惧甫有謀而告后勿懈朝夕之篤棐共茲

燕閑。嗟爾鴻碩。

擬呂后請勿以太子將兵擊黥布表

天討必加於有罪。方舉逆臣之誅。君嗣不可以帥師。盍停太子之命。肆切固本之計。敢吐出閫之言。欽惟與神為謀。殆天所授。大澤半夜。哭神母告赤帝之符。芒碭五色雲。賤妾識真龍之氣。能取九州四海。不階尺土一民。由百世之下。而等百世之王。有非常之人。故有非常之業。顧惟九江之鯨卒。宗是驪山之故徒。為楚之將。常冠軍。衆推封豨之悍勇。擊秦關為先導。常下沐猴之爪牙。雖豹變之乘機。然狼心之自野。淮南

千里新開裂土之封天下一家敢懷射日之惡恃猰
貐之善噬忘豢牢之舊恩何代無之未有甚於此賊
誰可將者念撫人之躍征況緣玉體之不寧欲命青
宮而汝往弟念三軍之司命實非貳極之所當出則
視膳入則問安共子職而已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幹
父蠱宜然倘撤鶴駕於承華出領鸞列於使匈有功
弗益無功受禍非所以全安之尊命豈孝禀命不威
何能迪果毅也況軍中之諸將吏皆陛下之故等夷
猶以羊將狼豈為倉卒之用如以身使臂乃成勝捷
之功布必觳行而西師怒輿尸而北兵義者勝雖古

人之常談將弱不嚴亦孫子之善戒苟乘輿之卧護
將逆豎之亡赫赫聲濯濯豈徒士氣之百倍整
整旗堂堂陣抑且大聲之遠聞涿鹿親戎行軒后擒
大霧之賊牧野秉旄鉞周武致會朝之清梁惠王使
太子御桀齊師終致馬陵之敗晉獻公命申生伐皐落
竟貽東山之羞今往何監前車既覆以賊虜而遺君
父豈有是心爲冢祀而奉粢盛誠不可遺妾伏望主
器體於震象納婦效於蒙爻弟子使不當特寢禹功
之命子朋王伐弗敬親討苗賊之無王則蠢爾蠻荊
豈逃雷霆之迅掃截彼淮浦將見氛祲之廓清妾謹

當共守關中專主關內北人治外敢效牝雞之司晨
五色補天終期祈穀復兩立極

擬晉刁協請頒還洛乃議郊祀之禮表一

薦上帝肇稱殷禮望禋方功於郊卿有後嗣不在舊
基大祀宜須於還洛以此時則不可考於禮而亦然
欽惟有道曾孫先覺作帝應五馬南渡之讖肇式
徵協四星東現之祥天人允屬百六之祿同德四七
之際重興禎惟郊祭之經時方舉禋祀之名闕大享
以享帝詩頌禋祀之上儀王者以有尊欲論語事之
誠意第念一隅之偏殊非所造之宋圖王室之黃基

蒙塵忍聞北狩之悲越秦川之赤血淚漣不耐中原之陸沉將軍空中流之舟志士洒新亭之淚八陵之抔土無主覆霜露而何頌九廟之祼將經年立天地而無面登碧壇犧牲森帛乃盛世之縟容典黃琮嬉異揚隆豈是今日之急務陣宗將禮之宜後撥亂反正之表烝剛黃洛邑之舊都實是祖宗之攸宅率賓八荊詰疆土合似懸爾而將焚明禋服測越昊穹方可推本而反始後三年一郊之常制雖曰帝王之禮文念一天共戴之深著固宜先後之是擇伏望北遼盛世挽回危機復我邦言旋言歸方收光復之丕績秩成禮儀將我首僚

必杞之綸音則無非風伐萃士响應小庶之配天祖及
不但可告成功大舜之頻帝悝宗抑且永無遺憾詎當田
儀是僕吾告亦計酌與讓室還計議言虎鳴雖之老多
難秉文德相于拜祀賊齊旗絳於方來

擬燕將樂毅辭封齊王表

人方不至於此莫非賴君之靈王爵若是其班異數
封齊之命夢寐所不到惶恐何可當伏念臣疎疎之
流淡泊於世昔春秋於吾子雖知營事人不求聞
於諸侯惟業餘就依木非値一德之主劳來四方之
才一旅臨時乍至以得其國之土五百金貫丸馬

乍先修異宮之儀好祖非止杜甫文懸魚罩至一去
守顧就二光之養不遠千里而來效乎上黃金之臺
二燕皮白璧之賜補社析中感紹衣好賢之心含恩
捧削稿青袍袞繡之去瞻海爲之日月昭示其武一
王于會情之中猶致合輿戰三北十二之河山人隱
一旦之但業成灰大呂之拚陳于元冥之戮非門
猶乎爲藍社之深入亶植于劍江故能反乎馬之一
跖手休冒吏之國丁逾六月之間由百世嘗百代之
吾實是千古所罕見義勝之謀並致天助而人稅臣
何有傳萬非職分內事將師用命也盡由導且同「

術竊人附術以益衒貪天功可謂己力況兩岐尚未
甚下臣罪猶自如之說三年猶在軍中人言亦可謂
也樂羊之謗書一篋從母疑文使之鳴市虎之告者三
人宜投杼毋之行方僕司財之職贊普國相之衣帽
稱國七十之城什詔一介之賊非師卦九二之吉錫
以三命之榮況觀爲王不稱其服惟有死耳何以生
爲爾公爾侯高非宣皇所及爲上高下何以答威之
命臣伏望睿臣數叔之忠諒臣區區之意特得以
萬世勿加罔功之臣名器不可假人堅收僭王之命
則天尊地卑高下以陳言順事成功業可待臣謹當

長布四體終始一心九仞為山敢虧功於一簣高所
浮海平言積於五湖

擬秦泰山五松辭封大夫表

草木有微情常守歲寒之節富貴非吾願敢辭大晉
之崇區見則有之知已則未也華等組綵首蕭龍帶
儀形徒不孤必有鄰尚七除一命於地獨也正賁四
閟于韓神降嶽之神只有維山之性寸心無充谷之
態個異常往於烔霞一生作養剛之姿威武不屈於
霜雪二月巡狩及從帝公侯伯子男會朝百世本支
非閑米文武成帛在兩落依賦吠之怪石伴嵓嵒之

枯桐何圖八百之告終遷際一六之盛世千乘萬騎
來脩告天之儀玉檢金泥有事凌雲之表舉三十六
亭之登封汚七十二君之編錄泰山不如林放共以
亭府舒頑為蕭惠海末追曾連何嘗有喜色相告昊昊
天上帝之震怒忽盲風怪雨之乘凌紫芝之蓋金根車
幾辱千層之崖障羽林擔玉京仗不耐四面之崩騰
是以有衮衣遂就鱗木之根柢胡爲乎泥露謂同履
屋之軿幪康侯接三不違顏咫尺列爵惟五問其官
大夫吾與爾縻之遂超下士中士上士之列不屈人
久矣肯效一命再命三命之恭誰知一丘一壑之虛

涯乃頒五服五章之恩典金章照耀御墨淋漓何與於我哉奚為而至也況山中尚周日月而身上敢秦衣冠匹夫難奪於三軍忍辜白帝於白日忠臣不事於二姓願守蒼髯之蒼官恐墜萬載之風聲自謂三代之遺直白甲加厚蒼髯輒張伏望察生員剛諒生孤直木豈能擇僞勿錄一時之功爵罔及匪人亟收五官之秩則萬 皇靜散得全其天千古綱常不墜於地謹當夷險一節泰守長春好爵如浮雲背學專場之桃李清風洒關雪不羨大厦之棟梁

擬宋洪皓子适等謝賜父謚表

公論定於百年追念一介臣之窮狀華衮至於而亏
特褒九地下之毅魄泫而有知死且不朽伏念臣弍
片善無可錄三尋不滿隅能仕而父教忠粗識事君
之義有子則考無咎俱之幹蠱之材惟有得於家傳
竊庶幾於世義顧惟先父之孤忠實是聖主之洞燭
丁年奉使秉萬里之豐亘辛苦備嘗拔十年之一節
罵逆豫為狗鼠此膝不屈於人視賊胡如犬羊有尋
自分於死至三刖而猶顯金百錄而益剛獻五國之
之挑梨書報趙氏之光復薦開泰寺之香火血泣危
陵之諱音是民樂之手札至三通間道之備尤有九

果然匪石不轉乎也完璧而歸羯虜雖不服謂中國
有斯人矣蘇武無以遠過聖上豈欺我哉令德既已
勤宣榮問庶幾休暢誰知貫日之忠烈復値偃月之
奸謀一日不得安於朝萬端必欲致之死餐風霜
纔免北海之看羊瘴雨蠻烟復愁南徼之賦鵩噫亦
甚矣有是事乎千秋滄海南空繫朱雀之影萬丈牛
斗上絲埋紫氣之冤幸天下有眞是非而人主無私
予奪靑蠅點白玉洞察貝錦之萋斐皎日照覆盆追
賁松塋之標節念功惟帝知臣者君死者不可生謂
英靈髣髴於地下諒有行之跡而賜冊特霈於天日

忠者慮國忘家之稱宣是善問周達之謂合此二義歸于一人太常易名博士獻議范純仁位極鼎鼐乃得此褒蘇屬國像圖麒麟未是爲耀所以歸終而節惠審於考實而求聲襃樹生榮雨露淪入於骨骼泉塗改照風烟動色於松楸臣隣皆抱蓋子孫其進言伏遇彰善癉惡顯忠遂良誅姦諫於旣死如見胄人之肝發潛德之幽光無問遠衣之後臣等敢不夙興夜寐日邁月征無忝爾所生敢負九泉之亡父有刺於其國誓忘七尺之微軀

擬宋張九成謝親擢壯元及第表并引

黄屋臨軒猥奉昕庭之大對錦標得雋叨荷天子之
親收百辟動容多士增氣竊惟殿庭之親策始於漢
家之初元文皇得晁錯爲大夫時以失人爲病武帝
擧孫弘至丞相士有阿世之譏惟有治春秋之大儒
獨也獻天人之三策然誦德美而不及於譏刺多流
夾巽而弗切於時宜時君豈曰寬容親擢只愛文字
谷李以下曹鄙無譏專攻上身後宮附於外戚非有
正言極諫出台中心或雜以申韓之言惟志於高奇
之得郤詵對晉武帝徒事浮夸劉蕡遇唐文宗斥以
上直龍頭高選只取文華鳳詔實興謾修故事

詔以年詩賦文至[illegible]試[illegible]半是大君之士莫沉 傳詔
奇才識論之英鱗網不跳膈程由是鄭謝應選也之
視不愧壯頭蘇轍有狂直之言亦入選內雖然術見
之後時有浮華之人胡朝大言果領明年春色三奇
一紀竟爲天子門生及自熙豐以來又成腦章之習
青雲得路盡出傳法沙門黃榜新郎半是試天進士
寂無寒山之片石況望廣川之真儒坐有士氣之屈
伊可占世道之隆替城門既閉言路始開欽惟皇帝
陛下以上聖之資開中否之運萬里沙塞痛父兄之
蒙塵半壁乾坤悲山河之幅裂屢求可宜之論大開

公正之門徵列郡之青衿下一封之册記身勳爵之
焉非獨修其彌文和用賓于王實欲闡其弘謨固袍
方領星叩五經之管秋蜩夏蟬爭效一鳴之譽豈有
名世咸造在庭臣有為之時無用之物照管經籍紬
闡伊洛之緒餘鏤求文章豈有元和之風格於漢籍
文史之暇究古今治亂之由五色絲十二章纘青宸
皇之黼黻二流溯六太息思獻賈生之治安天路難
於追攀君門不可徑入三寸之舌尚在九級之犀章
登絳紗玉斧光照御裳衣黃門下傳策有召如此碑
山人之匿無售時合將脩業于下舉頭因山不懷感

滯於中散切望獻玉之售謂將飲墨而興誰意擢于黃
甲非但脫迹白丁桂林一枝先占秋風於月殿桃花
三級方蹴春浪於龍門儒冠寧誤身雲路本在地寔
然爲首厚矣何須臣不勝感激屏營之至謹奉表以
聞獨對三千字上干龍袞之嚴親擢第一人邇首鴻
臚之唱瞻天益激曠世新逢伏念臣一介迂儒三湘遠
客政事文學言語我未能一焉賢良方正孝廉何有
於三者徒能讀聖經賢傳早從事場閒近思身值西
屯之中興思濟百六之否迷俗士不識時務雖愧伏
龍之賢明主可爲忠言願得嬰鱗之路有懷莊日舞

計叢天下一綱之高張値多士之咸集聘展上之日
月不逃咫尺之顔呈恢中之限歼㡧貢方寸之忱况
是聖意之本意實像世道之大端所以極言竭論不
辭明白張膽懁數寸書盈尺餘未既於數陳上一人
下百條俱不避於忌諱多失之偏狂自衆本心則慷
慨無他倘世人皆以從容自居則天心誰肯奮發爲
意謂卽加於黜免本無與於甄收八彩數股竟聞而
靡而色重聽韞則臣曰有脊有倫啻君稱好再俯察
孤臣之本意求直而乖直詞非哲王之所爲玉音增
華衮之褒金榜冠恩寵之首壯元非爲與賞在徵物

而何榮言路不至嶠嶇實清時之大慶濫綴一行之
鴉猥依前列之龜伏遇虛心聽容銳意恢復誦方眷
司隷之句特加官資恍陳脩廣輪之聯黏付殿壁遂
令一介之疎賤亦被九重之寵陛敢不已上青雲益
堅素守文章君子之餘事所當先者君親節義天下
之大閑誓不負於科第

擬宋翰林學士洪皓乞得鄉郡以養老母表

出萬死於榆塞幸遂歸骨之心借一麾於桑鄉敢伸
將母之請肆露人欲仰冀天德伏念臣受性至愚賦
命甚薄生三事一獨有忠孝之心涉萬嶮千艱奉沙

漢之使丁年流遞辛苦備嘗北海看羊節上之旄盡
落西河除館口中之舌徒存秦臺無白頭之烏漢苑
絶南飛之鴈鼓期帝力從以身還步變披之穆膚怳
若三生之夢拜龍顏於咫尺雖使萬死猶甘福既過
而災生罔且乘而冤至賴天之幸有母在堂陽甘毳
於廿年生我不得力奉晨昏於萬里為子當何如寸
草難報春暉枯魚怨含吉蠶索纍纔三尊之靈鹽今也
子職之當修烏烏私情願得故林之返哺自傷過隙
而懼風樹之不停上堂入廚欲便邵南之滋味累調
列鼎何似仲由之還視飮紓負米之勤須待專人之

春臣伏望推錫類之孝思廣錫類之仁心俾鵠鶉之巢林特許散畢蓋錦答羔羊之跪乳俾且香草叢萃則回刺史之車卒為王陽之孝奉郡守之檄喜動毛義之顏東山之梓樹生榮北堂之萱花動色既免詩方之誚又無高位之顛臣謹當晉拜出門之養薦蘭陔之養博一笑於京兆期效不穀之至及帶三千於會稽不學買臣之夸耀

一文武並用長久之道議

漢高帝以馬上得天下惡聞詩書陸賈前說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今請

賈之論[illegible]而循未盡善也何者夫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二者之於人國家誠不可以缺一然文而不能武則不足以爲文武而不能文則不足以爲武其實非有兩事也亦非有二物也又何以云並用乎哉虞舜誕敷文德而頑苗格於七旬大禹祇承文命而聲教訖于四海頑苗既格聲教已訖則其爲武孰有大於此哉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又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德者固所以服遠人而武備者文章中一物耳故夾谷之會能兵齊萊之俘又曰我戰則必勝冉有學於孔子而能用子

於齊帥詩頌僖公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詩雅
稱周宣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周禮大司徒 教士
以車甲[illegible]股肱決射御之成[illegible]莫不在學則文武
衆有兩事乎二物乎陸生之說所謂亦當曰文武非
有兩事也亦非有二物而已矣何以曰並用乎然如
賈之所稱夫差知節之極武而亡焉秦之任刑法而不
變卒滅趙氏則殘賊而已矣武豈有哉自三代以降
文武始分為二途然就其中文教勝者享國必久武
力勝者亂亡必相繼漢武帝衆豊而衆章大指無點
皆自家世祖出身行而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是雖得於

文之雜批溯粕糟西京之末臣竊謂天而憂惶之士一呼雲合東都之季閔命霽綸而清議之徒折首不顧嶷夫大疏躍視九地而莫敢先發豈君上之方銖制其手足歟抑先王之文武而不敢也晉武帝時主府置官武廟森列而識者知有構武之禍唐玄宗時始置武成王廟以對先聖以名將配享亦象十哲而君子知有逆胡滔稀之兆矣宋之世立武學以配文學而卒無救於武略之不競夷狄侵凌以終始議之者並用之說也嗚呼以尚帝之明達甫新立之說而惕兩歧之兆聽臣僚之議而爲綿蕞之禮亦貴

綱解經天緯地之爲文而說之以二帝三王之道則必將瞿然捐謝悑然悔悟卓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過曹之祀必不待破布之日挾書之除必不待惠帝之世而三代之治必也復見於當代矣惜乎陸生之所謂文者不越乎言語文字而所謂武者不過乎拊劒疾視爲能動人主哉烏乎謂之並用猶且著當時隋後代如此而況專尚武力而謂文教无補於人國家則將何以善後哉余故畧陸生並用之誤以爲天下後世戒

存心養性說

命於天爲性主於中爲心無是心則無以爲一身之宰無是性則無以爲萬物之靈矣然心即活物也危動而難安故必待操存而後乃可泛應曲當而天君泰然而體從令性即天理也微妙而難見故必待涵養而後乃可義精仁熟而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蓋非存心無以養性而養性者又不可以不存心學問之道無他存心養性而已矣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大哉存養乎存之有要養之有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已矣

問地理之說始於何代周公之卜澗水東瀍水西

韓文公之所觀于叅上云甚吉禮言之所以卜奕
地者亦猶今術士之風水耶若以爲介介可信則
浮屠泓郭景純等皆有人天之眼宜而祖父扛
吉土而其子孫未聞有顯者此身或不免酷禍
耶若以爲介介不可信則果此有大效而張說之
富貴果止一世應此所請公而羊祜之墮馬果得
三公祚於之墓知有代代名將韓信之漬知其從
嘗表族何與程朱二先生之見宜無不同而程子
只取其向陽者子屢遷其墓何與三世夫褻傳
得大官一字信風水豈爲信謂其或有變　中郭之

世用天壽哉朝之冬陵異所何者爲得耶近來術士倍於平時果有具眼歟伊欲卜宅卜葬無憾於死生其道何由

對九流七略亦窮理中一事耳愚於零星瑣屑嘗費研究而歎玉龍之不驗西晉青烏之葬經曰若是乎則水之孟浪也而若是乎世人之信惑也欲正有道之君子以破不經之邪說久矣今承明問政激愚衷敢不明目仰于崇聽竊謂宅者擇也欲子孫之久安存故相其水泉之利觀其土地之宜山水欲其湊合草木欲其茂盛迺人碩士之卜其宅亦必有道矣然葬者藏

也欲骸骨之久安故審其岡壠之肥厚察其風氣之
藏抱耕犂欲其不及馬牛欲其不踐孝子仁人之葬
其親亦必有道矣是故通都大邑必有形勢明山麗
水必生人傑而童山斷壠不爲吉地土疏石淺不生
嘉卉則卜宅卜葬不可謂全然無理矣雖然惠迪則
吉而從逆則凶書有明戒滿則招損而謙則受益易
爲昭訓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天之所佑必在於積善
之家則地亦何有天之所殃必在於積惡之家則地
焉能違況取已亡之骸骨以邀生人之福祿者多見
其惑也世之主敎化而禁邪慝者可不知所務乎請

因明問而逐一殫論之大相東土卜洛都之吉凶而已降觀于桑卜楚丘之形勢而已卜云卜云風水云乎哉況蒼籙之綿永在成王周公之匹休共貞而不在於卜洛之吉備社之中興在文公之秉心塞淵而不在於卜楚之臧則人事本也地理末也古之卜葬者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定其宅兆與後世選年月相墓田之說大相逕庭矣世衰道微邪說交作青烏子以其術鳴於戰國遂乃論地者之鼻祖也郭景純鳴於晉元之世而未逭日中之命盡浮屠泓鳴於玄宗之世而終於一介之桑

門二人之子孫又未聞有顯者何其爲人則神而爲
已則未也吉凶之大數非術之所能移而昧者不悟
良可嗟乎見泉北之坡而知信貴之止於一世見板
子之墓而知折臂之乃爲三公然矣雖然淳屬泓能
爲說擇吉上數也而不能辨說穿大坎則亦數也況
說之二子責國降賊信貴之不長非不幸也羊祜之
墮馬折臂天也而卒爲三公亦天也況祜之一生盡
忠晉室位極於人臣非幸也亦宜也見韓信高燥之
迺營而知一說之偶亦見明道葬道之精下而知良
將之世胄興我雖然術者已知其赤族而不能使韓

信繇墓其宅也久矣圖南既明且稍下而不能使明逸移太岳之人之所為乎子曰夫亦多言矣豈不或中術者亦多言矣豈不亦或中哉只取其藏風向陽不易之定論也而葬者之改葬則或感其五宮之所忌或為其墓道之不安皆可知也夫豈不義而朱子為之哉二先生之言行並行而不相悖也京仲遠葬三世而尚登台輔者山何有焉楊誠齋不信方術而世濟館閣風水可信乎世用天壽中朝之良制也各陵異所焉求吉與也耶畿千里猶尚如此與甸服百里山亦不足古之葬者兆域有常遺習於國家之

也支成局[illegible]
一山之法尚世不可[illegible]作[illegible]宋以後益多[illegible]
[illegible]士近世術者皆竊己所六一糟粕紅囊錦[illegible]之法
十地卦之論鉗龍撥火之雖騰蛇玄武之怪二十四
[illegible]之圖三十八將之數愈出愈新奇竒[illegible]書至
吾山之役已亟文從而之他公卿之家已異八一禍而
莫羅甚矣夲之好怪也夫所謂御山兩傾靈睢直[illegible]
不允於山巢芥於室者實為有生氣者言耳視其已
屍骨假已朽豈以葬地之吉凶可作生人之禍福乎
夫所謂[illegible]圖四多動悍幽嚴之主範非法

奕九原

氣之亡[illegible]部者[illegible]其為風水土俗而言耳於水[illegible][illegible]
全遠闢說以天寸之進退乃致禍福之懸絶哉何
道之將行也否道之將廢也命人之富貴貧賤長
壽夭一於命而不貳修身以俟順受其正則乃生
[illegible]生也順而循其上者可也安分待時守之一
于[illegible][illegible]之以奉人之生養死葬自始至終一於禮
[illegible]有遺失於是顛沛於是則以之居室無愧於心以
之[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於後矣苟能信命而盡禮則自天佑之
吉無不利[illegible]身[illegible]而于[illegible]陰[illegible]避凶趨吉者孰大
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非[illegible]風水[illegible]

斯無非匪矣近年以來教化不明於上心術不正於下迂怪之士日生異以誑人靡然惟怪之欲聞愚竊恐仁義充塞將至於率獸而食人也救之之道反經而已矣執事儻以為可則轉而聞之不勝幸甚謹對

問王者之建立京邑所以隆上都而觀萬國也書契以前固不可攷五帝之都出於馬史者俱有可據歟堯舜禹之都於冀州亦取其表裡河山歟成湯都于景亳而祖乙居耿河亶甲居相盤庚乃遷于亳何歟大王邑于岐下文王遷豊武王遷鎬何歟晉魏之民憂深思遠猶有先聖之遺風而亳邑

之墟卒於朝歌昔湯固有懋德歟山河之勁得自周家已然更文武周公卒不能變畢竟輸入於嬴秦何歟洛邑四面受敵而光武即安于東變洛爲雒不近於陰陽小數歟鍾山龍盤石城虎踞而六代豪華有似風燭汴都風氣古稱鬱踈而五代迄宋昇平二百若是乎地理之無與於人國也長安洛陽世爲帝王之州而或云泉脉竭盡不可立國何歟燕薊一方久作胡虜之窟而 皇朝二百年卓然爲四方之極何歟吾東方列國之都可以救數歟若論其形勢則何者爲冠歟或言土地各有

其土非智力所圖其說何如

對上圖景宿辯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
也愚也既無輦亥之健步又無人夫之具眼既不能
天地之圖方又不知山川之遠近又何可與論於帝
王之國都哉今執事先生特舉歷代之京邑發為秋
闈之問固非吾所及也何敢強對雖然巫匜無當鼎
寶非用華鍾不扣不鳴則奚遇精質之經據之史而
為言曰沃土則逸瘠土則勞人情之繫乎地理者固
不可誣也王公設險勇士重閉地理之關於人國者
亦不可廢也今夫田舍翁為子孫營闢閭亦必求宗

甘而土肥宅斜而勢阻而況帝王之居有宗廟焉有社稷焉民人之所止也子孫之所托也四方之所觀望也列土之所走集也豈可苟焉而已哉是以古之哲王爲後世立萬世之業者必先立萬世之基相其土宜決之龜筮宅中而圖大強幹而弱枝人情或不安則舍舊而從新事勢或不便則因時而制宜非尋常淺淺之所易窺度也雖然天道無常安之勢亦無常泰之理地氣旺極則復衰衰極則復旺天也地也吾無如之何而所當自盡者人事耳而況人事既盡則天與地或有轉移之道乎請因明問而條列焉云

帝之都出於史記者馬遷之博物洽聞必有所据而
荀文若之所謂河濟天下之要地也古之帝王雖不由
之者得矣維彼陶唐有此冀方三聖相因各所以守一
道也况被四表之德濬哲文明之聖東漸西被之化豈
亡賴於表裏河山哉景命綿何俊受命咸宜王遷神器
神民利用遷也大王肇基王跡文王三分有二武王一
戎大定王業漸盛由此斷斷然則移都勢有所不得
已也憂深思遠固是聖人之遺風而偏論迫亦由士
民之負癖夫以惡古之偽而子非本於酒泄則以動倫
之端而子孫淳於朝歌一也治亂興亡固不可專歸於

於開創也雍州之土中平水深文武周公用之則是以
勝於孝穆昭襄呂政用之則易於一四卑六雄宰土若曩
五方而只在君牧之爭率耳光武之居東順民心也乎
變洛為雒焉得與于小數之議哉龍蟠虎踞圖合帝王
之都而猶在江介上不免偏霸之迹況其子孫以驕淫但
之哉大宋尊於羣雄雖是四戰之地而汴水夷門亦帶山河
之固而況宋氏以仁厚居之哉吾國之圖自若而三秦
搜綜前古圖書之淵依舊而三川陸沉有年宴賊之禍
豈非地氣之衰而衰極安知復旺也易水長城擁作西
北者固是召公奭之舊封天下山川莫如燕冀可之奇

求天子之明見天人宣應以發皇明乃眷止顧寔惟作
京攝海內之首納天下之貢億載萬年爲四方之極
矣青丘一域沃野千里甚謝外之神皐人間之別境也
以言乎國都則一千年之雞林三姓所居也五百年之
金官駕洛所都也以至王儉之平壤泰封之鐵原松壤
金馬泗沘濊貊之邑國乘俱在愚不須繼要也以言乎
形勢則漢都其在乎木覓豆其南三角鎭其後白岳爲
鎭仁王爲輔臨津演漾於西北漢水襟帶於東南雖中
朝五都之形勢須讓一頭之地則宜其人之坐宅億千
年而鞏固者也天生一神人於茲一名都有王三讖或有

是理而愚是仲尼之徒敢龍臺青烏之怪至於儒之詩終復
申人章之說曰湯湯之子孫無獨夫之累則麥秀之歌
不起於殷墟也使文武之子孫無幽厲之患則黍離之
詩不作於宗周也長安非成哀則前漢至今興隆也洛
陽非桓靈則後漢不至傾頹也玉樹之歌不作則金陵之
王氣猶在也萬歲之山不峙則汴河之全盛依舊也夫如是
則燕京雖冠於天下而 聖天子之持盈守成不可少忽
也漢都雖甲於海東而 聖殿下之戒慎恐懼不可或懈
也婁敬曰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蓋寬饒曰此
如傳舍閱人多矣願執事轉而聞之不勝幸甚謹對

問讖緯之說始於何代三代受命其符安在亡秦
者胡孰爲之而滈池雙璧孰傳之素靈哭夜而西
漢興赤伏獻符而東漢立讖記之可信若合符節
而桓譚鄭興之徒猶不信讖何歟謂漢當再受命
者何人而改名字應圖讖者何者歟其有禁老莊
圖讖之學而卒亡於讖說罪家藏圖讖之人而卒
宣其圖讖其故何歟晉武帝之禁星氣讖緯文之
焚妖書果出於公心歟東郡之石書之者人而其
應不差張掖之石出於曹魏而瑞於晉室是則何
歟讖言世十子九子蹶一子不蹶關中亂兔園治義

莫挑李子走楊州莫浪語誰道許果為李家郭謂
廿三有天下而卒不能殺武氏謂黠蘖當天子而
卒不能殺宋祖讖固不可違耶杜稷終言一行何
由知之汴杭開廣圖南何由得之大明高皇帝崛
起中都符瑞以多可得聞歟我東符瑞代各可聞
歟聖祖應天神武有徵可能悉數歟近來讖文盛
行出於神人無疑歟
對君子大居正而聖人不語怪世衰道微教化不明
緯說亂經妖言惑衆愚為此懼嘗有意於放淫辭拒
詖行以閑先聖之道者日月多矣今執事先生幸加

惠留聽於後學之士將舉讖緯以為問目愚雖固陋
不足以塞明問而不直則道不見愚且直之竊謂讖
行將饑地氣先蒸時雨將降柱礎先潤乾鵲先噪而
行人必至鏞銷先隕而百事必蓋物固有先事而示
徵者而況國家之興亡天地之大數也天之所大奉
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天之所大厭
使之亡者必有非人力所容而自為者故將興也必
有禎祥焉應之將亡也必有妖孽焉先之或見於蓍
龜或憑於鬼神或假於人而形於文字出於謠言書
之所謂天命不僭賁若草木孟子所謂莫之為而為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雖然數在天理在人天道遠人道近理之所在數有時而變人道既盡則天亦不能違矣而況天不能自視而因民之視以爲視天不能自聽而因民之聽以爲聽民心之所歸即禎祥之所集也民心之所離即妖孽之所萃亦烏可舍諸人而求諸天意帝而徵其怪乎請因明問而弭論之曰欽明文思堯之所以起自唐侯也濬哲文明舜之所以發於畎畝也成允成功禹之所以代舜也克寬克仁湯之所以革夏也不顯丕承文武之所以沓殷也二帝三王之德即二帝三王之所以興也春

秋二百四十年災異則備書而獨不及於祥瑞況於
虞夏商周之世豈有符命之可言哉董子之所謂魚
入王舟火流王屋者乃僞泰誓之文也何足取信哉
西漢季葉大道寖微夏賀良甘忠可等以爲有經必
有緯乃於七經作七緯其書誕謾不足憑信茲乃讖
緯之作俑也其滅諸侯草芥生民焚書坑儒腥穢發
聞天將以胡亥滅秦則滈池之傳璧者非鬼也人也
籙圖之書字者非人也天也白蛇已斬而素靈哭夜
黃熊已死而赤伏獻符茲乃兩漢之符命也然寬明
仁恕足以代秦之虐則雖無鬼哭前漢豈不興乎謠

達大度同符高祖之德則雖無疆基後漢其不復乎
卜而中者終身信卜夢而中者終身信夢昔光武
以讖即位而終身信讖桓譚鄭興之以為非經者可
謂確論矣謂漢當再受命請新國號者賀良而卒誅
大戴則讖國可言乎謂劉秀當為天子改易名字者
子駿而卒死王莽則讖國可信乎秦惡貫盈亡類者
新則言字者雖人而有相之道矣魏猶已久石出張
掖則非端於魏室而將來之符也苻堅禁讖而尚不
五將山則信讖隋文惡讖而及見靈感志則喜讖前
日之禁之惡之者私心也後日之信之喜之者亦私

心也而況氏運已窮緣一死新平則久長果得乎以詐
得國爲子所弑則靈感果驗乎禁星氣者晉武帝也
禁妖書者魏孝文也朱子綱目特筆予之雖未知果
出於公心而亦可謂閑邪之令典也竇寅以逆鸞之
餘育値蕭家之傾覆窮鳥投人卒謀反噬兩邑之一搖
十子俱殲則訓亂爲治者茴謾也李密以玄感之餘
黨際隋煬之南幸再合餘燼藉應圖讖乳流觧終作
唐驅除則謂誰道爲寇者無驗矣武后之英果可見
於制御子之言而以太宗之明終不悟女主之爲武
則其天已定矣宋祠之天表已應於唐昭宗之祝而

以梁皇之英終不知點撿之為道則王者不死也雖然王明紹巢家法不正其子故尤國命中絕則鹿衆就晨豈可全讓之天數哉五季尙亂生民塗炭不啻幾人天人允屬則陳橋黃袍不可不歸之人事也唐一行知社稷之終吉而果亾於吉王陳圖南知宋室之四遷而竟亡於嶺海豈非天地之大數神人得以預知也雖然使唐前無哲婦之亂則明皇不必有萬里之行後無太阿之倒授則吉王未必為亡國之主使宋不用王安石蔡京於前則一汴未必亡不用秦檜賈似道於後則二杭未必穩人謀既不臧則未

可論天數也萬古帝王之神州百年胡虜之窟穴人
思華運天厭穢德洪武高皇帝龍興江南虎步漢土
自古平定之易未有甚於皇朝則聰明神武之德有
以致之也以言其符瑞則鳳陽之王氣乃其徵應也
東方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三國之初符命甚衆箇箇
靚纏則洪於語怪孤雲獻雞林黃葉之讖而新羅亡
昌瑾呈操雞搏鴨之符而麗祖興此其大略也愚也
聞除天下之亂者以享天下之福建非常之業者必
有非常之功恭惟 聖祖德高百王功冠三韓再
定東土乃膺寶曆鰈海之跂行喙息胥翹喘而爽感圖

於聖神功化之中則青丘者非聖祖而誰瑞應之
見於史冊睹耀星爛在人耳目者藹蜜口膾炙　聖
祖之至德既為天人所歸則雖無是物其無東周乎
愚請舍是而不論可乎近年以來迂怪之士求如竹
葦志怪之書積藏卷軸家藏圖讖不被張鷟之戮戶
論符命日多眭弘之佞愚不敢知果出於神人乎抑
亦出於妖人乎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昔
者神降於虢賜虢公土田而號多涼德其亡忽焉神
降於涼授書東門曰涼王三十年或七年而涼不恤
民旋踵而滅王莽好稱符命而卒死於漸臺子陽自

何有命而竟殲於兄漢何符讖之不足信而世人之多惑也傳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爲今之計亦曰反經而已矣爲人上者苟能建中建極於上惟精惟一於內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言孔子之術者一切不行則教化既明風俗自正家談孔孟戶德鄒魯韋布之士非先王之法言則不敢道非聖人之正經則不敢讀九流七略之書雜家衆技之學白日之螮蝀可盛夏之零霰耳而況讖緯之誣說乎篇將終復有壽焉經以後文教日弛博士有倚席之譏學宮爲茂草之

方術之士見聖道之不明而敢爲異説於其間豈非
聖世之無顔乎愚也又聞書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民心之所向即國家之符命也
民心之所背即國家之妖孽也愚不知近日之民生
安耶不安耶近日之人心向耶背耶重賦年滋愁民
歲廣喁喁胥説吁嗟滿路以今日之人心占今日之
天心則天將以符命應之耶妖孽示之耶妖説之興
行固無足怪也苟有意於迓續天命須致力於保人
民心執事儻以爲可則達于細旃之上不勝幸甚謹按
王若曰天文星曆有關也又務乎光即位而先命之

和舜受堯而首在璣衡何禹湯文武之繼作而歷象一章寂然無聞歟古之言天者並三家何者為得歟彗星見西方而秦孝公以興太白見秦分而唐太宗即位何災異之變而為祥也長頸鳥喙能得歲星之在越沉湎酒色反致禍德之在吳者是乎星辰之無與於人事也　予以否德叨守重器夙寤晨興恐不能欽若昊天常欲得明曆筭精候者以充其選而銅臺之官猶不免尸素之誚是年星隕於南而太史不知前年赤氣經天而司天不察使三辰無與國家則已倘或稍關於人事則

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如欲得一人而司天無昏迷天
象之失其道何由乎大夫明先聖之術究人天之
分必有一定之見其明以見論無隱
臣對臣聞漢臣竇融告光武曰臣有子二十五人各
守一藝獨不使之仰見天文天人之際甚可畏而至
難言也雖然歷觀前代之興莫不由於欽崇天道前
代之亡莫不出於昏迷天象則星曆天文固有國之
第一頭急務也今我　主上殿下旣受代天之任又
[illegible]欲天之心欲得司天之人以爲奉天之道大哉王
言淵乎深矣臣雖不佞敢不精白一心對揚休命之

萬一乎臣伏讀　聖策曰天文星曆止臣聞易曰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夫帝王
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故天有
日月而帝王曆之天有星辰而帝王象之無其器則
無以推其昏明故謹其制無其人則無以察其祲祥
故擇其官於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藏往知來
者在是開物成務者由之兩儀得道七曜順軌天人
之道粲然備矣苟有其器而不盡其制則器而已矣
苟有其官而不擇其人則官而已矣苟用力於器與
人而不自盡其敬天之道則末而已矣伏願　殿下

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如欲得人而司天無昏迷天
象之失其道何由子大夫明先聖之作究人天之
分必有一定之見其明以見論無隱

臣對臣聞漢臣嘗誦告光武曰臣有子二十五人各
守一藝獨不使之仰見天文天人之際甚可畏而至
難言也雖然歷觀前代之興莫不由於欽崇天道前
代之亡莫不出於昏迷天象則星曆天文固有國之
第一頭急務也今我 主上殿下旣受代天之任以
敬天之心欲得司天之人以爲奉天之道大哉王
言淵乎深矣臣雖不侫敢不精白一心對揚休命之

萬一乎臣伏讀 聖策曰天文星曆止臣聞易曰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夫帝王
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裁輔施令動關幽顯故天有
日月而帝王曆之天有星辰而帝王象之無其器則
無以推其昏明故謹其制無其人則無以察其禨祥
故擇其官於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藏往知來
者在是開物成務者由之兩儀得道七曜順軌天人
之道粲然備矣苟有其器而不盡其制則器而已矣
苟有其官而不擇其人則官而已矣苟用力於器與
人而不自盡其敬天之道則末而已矣臣伏願 殿下

懋哉懋哉臣伏讀 聖策曰惪即位止臣聞大哉陶唐首命二官君哉虞舜先在七政二帝之治所以爲萬代之冠冕也曆有成書象有成器則三代曆象之官所以無聞於後世也宣夜之法絶無師承周髀之術考驗多違占星昬晨之往來求事情之形驗者莫察於渾天則曆代之迄用舊貫者宜矣孝公用商鞅掃除三代之良法則彗星之見西方非瑞也妖也太宗殺建成蹀血同氣於禁門則太白之見秦分異也非祥也勾踐栖氷坐聚敎訓而泄庸種蠡或左或右則歳星之在越無滅乎列宗初年內無失德而謝安恒

沖爲持爲相則福德之在其識然矣書曰天命不僭
責善莫大作善而降之百祥不善而降之百殃祥多
而其國興異衆而其國亡若持左契右手相符伏願
殿下念之哉之臣伏讀 聖策曰予以否德止臣伏
見 殿下五質幼彰金聲遐布仁孝誠敬莫不遐頌
是豈不咸知愛戴即位今五年謹始如一日制作
侔造化開闢象天地銅儀之設既前民用而天臺之
禮無難春官雖高陽之命二正而嚳之序三辰蔑以
加諸奈之何陰陽不和日以弛廢數天之官不克爲
差頻苟充草野之士未聞有仰觀俯察星殞之異也

而義和匪詞知存氣大被也而司天下論秦連珠合
璧虞轉璇霄好天良月宮璣瑤甚臺京公無哭於善言
漢帝未由於進德而畏非天何擇非人古者春秋之
分裂而猶且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
韋後世五胡之亂華而尚聞王朗於燕鄭磨於秦涼
于於劉淵崔浩於元魏孰謂文王之多士曾國之多
賢而奈聞有一介男子學究天人者於章甫小臣幸
生大有為之世獨有無人才之歎反復思之竊有慼
見今承灝灝之問敢無諄諄之對臣嘗誦六明之詩
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嘗讀臣工之頌曰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竊以爲蒼蒼者非天也臨女者即天也
高高者非天也在茲者即天也堯有欽明文思之德
而後乃命羲和舜有濬哲文明之德而後乃在璣衡
苟舍臨女之天而遠求蒼蒼之天忽在茲之天而欲
事高高之天無堯之欽明文思而欲命羲和無舜之
濬哲文明而欲在璣衡則南正北正復生於今日而
先時後時之患猶任羲仲和仲曰橅於銅渾而休徵
咎徵之察無益矣今日之昏迷天象實爲可憂憂之
如何如堯舜而已矣苟有欽明之德以爲敬授之本
有濬哲之盛以爲允釐之實王省惟歲法乾乾自強

不息體表蕩發一號則思合於天心施一令則思順
乎天道進一人則必曰天視無乃不可退一人則必
曰天聽得無不豫巍巍蕩蕩惟帝堯則天戰戰慄慄
用周文小心翼小者大慎微者著顯亦在茲之天覲
已底豫則蒼蒼高高之天亦無不格矣源清者流自
潔表端者影自直天臺之官俱是極深研幾之士章
野之賢皆以觀天驗人為務二十八宿羅列於胸中
三百六旬了然於心上何患乎天象之昏迷而自致
人時之敬授何慮乎百工之不釐而克盡庶績之咸
熙矣伏讀 聖策曰子大夫止臣聞傳曰天道遠人

道近臣請舍天而論人可乎臣伏見 殿下在東宮
十七年臣民之顒望至矣即大寳以來臣民之瞻望
多矣為人君者父事天母事地人子之事親常察其
顏色者將以順乎親也人君之事天常察其禨祥者
將以獲乎天也苟不能順乎親則顏色之察徒為脩
苟不能獲乎天則禨祥之察虛文也傳曰反諸身不
誠不獲乎親矣為今之計獨有反身而誠爾伏願
殿下念玆在玆臣謹對

睡隱別集卷二

承議郎守刑曹佐郎聽隱姜公行狀

本貫晉州

高祖鶴孫 奉訓郎行掌隸院司評

妣恭人高靈申氏 領議政叔舟之孫 觀察使澍之女

曾祖克壽 朝散大夫行尚衣院別提

妣令人扶安韓氏 吏曹判書蘊之孫 宣務郎訥仝之女

祖五福 禦侮將軍忠佐衛副護軍

妣淑人濟州梁氏 虞候約之孫 教授碩晶之女

考克儉 宣略將軍忠佐衛副司果

妣宜人永同金氏 同知中樞璦之孫 通德郎善孫之女

公諱沆字太初自號聽隱姜氏晉州大姓也在麗朝曰啓庸以國子博士佐金方慶幕征日本凱還掛冠不仕三世而至晉原府院君昌貴始大顯功宗名勝代有其人又三世而至淮伯入我朝爲東北面都巡問使號通亭注知敦寧府事碩德謚戴愍號玩易齋生左贊成晉山君希孟謚文良號私淑齋二世以文行齊其美俱有集行于世司評公即文良之子也生東謫配靈光郡子孫因家焉別提公年二十八殞舅申文景公用溉朝燕京道卒護喪公齔而孤司評畏其不壽不以文墨課率既長奮直忼慨鄉里皆稱譽

人崔斯文覌銘其墓司果公少倜儻自喜無近名意表叔沈相國通源擬以舊戒固辭養閑林泉惟教迪子姓是務年八十七而終金氏性行貞順克執婦道未嘗有疾言怍色以隆慶元年丁卯五月十七日亥時生公于郡南流峯里第幼有異質記性絶人自知爲學不煩提誨五歲已能屬文章自稱應時見而奇之以脚字命題使賦之公應聲對曰脚到萬里心敎脚去千公良咨驚歎甫九歲已成童蔚然往幼成言六壯賦辭理俱到人爭傳誦之歲前世家文章有種子矣十四遭內艱哀毁過制吊者莫不稱服蓋其慈良

素性也制罪以對策高等中鄉貢聲名出流儕上錚
前輩宿儒皆自以為不及丁亥發解三場戊子中進
士二等伯兄灘以文學著名為世所指辛卯士禍往
被搆枉不免公心傷痛之歛迹自守癸巳監國駐全
州設庭試取士公遂擢丙科第九名分隷校書館屏
置下流坐黨錮也公不少挫獨行不顧時牛溪先生
愠于羣小門下寥落而公遠徃省之先生稱其端諒
以銀臺假郎入侍 筵席幾二十數時當喪亂之後
武號森列奏復旁午諸臣獻議辭說紛紏而公耳剽
目撮心想手追記詿如流若有神助淵辭敷文撰[illegible]

巡察 上嘉奬之特問公姓名將加顯賞特除
上丙申轉成均館典籍冬除工曹佐郎移拜刑曹丁
酉春乞假歸覲夏天將楊鎬在元帥兵曹李叅判
光庭以分屬曹督其餉請承于朝以公爲從事公詣
機往赴李公使衛海邑催發漕運糧餉既集而八月
賊鋒已犯南原揔兵楊元圍而去公謂任人幕府不可
以不知主司去處自咸平一晝夜馳至淳昌聞南原
已陷李公前已北上乃還到靈光與巡察使從事官
金尚寯傳檄列邑收召義旅至者數百人而賊兵已
踰蘆嶺兩向無一片防守地而烏合之衆旋即崩潰

後于亦齊道上都元帥兼巡察使者公
撫方到而路已塞癸九月賊八郡境大肆焚掠公
時已挈父入海船下人皆令二船父與者父同一舟
公與兩兄搢漁及所頭一舟又聞水營千
餘艘已到右水營而統制李舜臣遵海西上乃聚
豫以謀曰州中壯士合四十餘人而附統制軍且戰
且退縱使不成不失則白死矣議已克定而驚卒有
異圖者乘夜從便潛因風解纜潛艤遂與父船相失彼
此尋聞彷徨海中猝遇賊船公自度不得脫解衣墮
水中兄弟妻子一船同溺艤岸水淺盡爲賊所執齊

縛於船槳四至務安縣一海港賊船六七百艘彌漫
數里許賊帶吾人問曰水路大將今在何處公答曰
泰安定行舟水路之天險也天將兩遊擊領戈船萬
艘橫截舟上下遊船已到犀山浦統制使與之合勢
矣賊徒相顧色沮是夜金琫潛解公縛公裸身赴海
賊群謀即內訊公問吾人曰執我者誰何不殺我曰
伊豫守佐渡之部西信七郎者也以公爲宦人故欲
生致之盖賊初欲得邑倅擬詗問得以詳處得隱兄
詭指公所故也自是縛公益亟徽縲入膚手背皸瘃
仍成三年之瘡痕終身不滅踰三日賊移公兄弟獲

舅姑置船中而餘人十數皆遇害撥船南至順天左
水營公自被虜至此凡九月米漿不內口而猶不死
越數日兄弟謀竊小艇載出賊覺之即奔告佐渡載
公等於一大船押送于倭國船發順天八日而至伊
豫州大津城留置於一館令守倭朝夕供給我國男
女前後至者千餘人公密諭挺身俱奔之意而無有
應者冬至集句爲詩以紓懷曰去歲茲辰奉御床戴
星先捧祝堯觴今年流落丹心在一日愁隨一線長
戊戌歲朝書年紀猶以寓尊王之意正月晦始聞天
兵大至掃蕩賊屯賦詩曰開道王師至全湖半已平

吾君無疾病老父尚康寧鯨海天威動蜂市月重成
哀情逢吉語喜淚注河傾二月初聞賊將請款納命
降者相継又賦詩曰聽說凶鋒折降書日日聞湖南
坐撐食嶺外只孤掌鯨浪清東海狼星拱北辰孤臣
雖萬死白骨有餘欣五月公與京城竹坪居人被擄
於壬辰者共為西奔之謀與二兒出夜行八十里兩
足流血過板島懸大書于城門數條君臣之罪僭天
命以撥動之秉幾而賊魁自斃公之言驗矣行三
日忽逢佐渡之部曲知公等潜出或至板島市門外
乃賊中藁街也適一賊拨劒止之送還于大津城有

倭僧好仁者案公而禮貌之示以倭國題判公乃謄
寫其方輿職官又因舌人摸出佐渡家所藏倭國地
圖合為一錄兼叙賊情及方略即以付蔚山人金石
福俾達于 朝廷六月佐渡勒公等移赴大坂城公
所中賦詩曰平日讀書名義重後來觀史是非長浮
生不是蹈東鶴等死須看海上羊七月自大坂又移
于伏見城即賊魁秀吉之新京也公自再執之後常
在拘係中守倭悲之許令公兄弟甥舅相貫出入公
於是得閒矣時秀吉既死賊奴情狀與前頓殊公慮
我國區畫或失機宜出與被擄人金禹鼎裴士俊等

其貿銀錢惟得行吾人方潛遣使開于我書未發而舟
倭已撤還矣己亥 天朝差官茅國科王建功等來
館於知泉堤公與被擄人申繼李等往叩其聞賂守
者得入天將引公劉碰進謁極溫公泣請曰聞倭發
四艘將送行李願備舟中一乘得以即刑於故國天
將不許曰吾相通于家康使促還送吾繼李即告於
日秀吉死倭國將大亂倭賊將盡死吾今若使將
歸公及繼李將艤之天將再三申解曰欲聞其爰
消息非有他也倭將重違王人歸之公曰夜謀歸無
以自濟知倭俗有欲而使乃從倩舜首座者備言得

銀錢五十餘與金謁龍中維丕等潛買一艘潛與吾
人先往船所來泊諸吾于佐渡發卒搜捕獲因大坂
吾人皆死潛以宗師僧言為人所誘得備秀吉旣建
於此郭其上作黃金殿公宮過之題其門曰平世經
營土一抔十倍金殿設推鋤彈丸亦落他人手何章
青丘捲土來羅禮見之曰何不自愛也賊割我國人
鼻積成一丘公為文以祭有鼻耳西峙猶蜿東藏帝
兆藏盬鯨魚不香之語公悲憤積中辭氣激發雖在
虎口不復憚畏或時手搏賊來以挑其怒賊亦服公
之義不敢加害公欲詗賊中虛實常與游於諸僧其

中伻文字者莫不敬重之倭俗重禮自閒白以下皆
尊師之公之前後將死皆賴乎僧也此首座者倭將
崇通之師頗聰明識事理於書無不通覽焉 中朝
秉國之風特厚公而敬愛之慶通亦好經書習禮俗
皆從公求寫六經大文而償銀錢以助西歸之資庚
子春公以書贈佐渡曰十口生養所無所益四年孫
囚我不知死倘不殺願許出門不許出門生無所
欲云云倭僧慶安力勸佐渡曰恩寵護主彼此一樣
倘許出門或有歸命佐渡乃許之公既得出即招曾
與約束者以所辦銀錢備粧及粮而載西歸將行登

首座為請廣通書以備海路開市之議又遣商工善水者以導水路送至于對馬島遂與二兄及家屬十人同約者三十餘人以四月發倭京五月抵釜山至我國人欲歸正而猶豫者公爲作檄文以曉諭之其在伏見也又具三疏并錄其輿圖官號及賊强弱之勢加詳者付石福者作爲二封一封付我國人辛挺南等一封付王建功以達其疏略曰臣以漢南布衣冒忝科第職秩雖下顧匪雖淺自項至踵盡歸造化生成大澤未補塵垢而漂泊於絶域之外天家之竄一日偷生萬死無救鴻毛之命豈敢有惜于時之痛非

不堪耐而顧念一時誠名有同溝瀆之自經況被擄而畨後者徃昔忠臣烈士如文天祥朱序者俱不得免前史不以為非而予其全節者復以身雖被擄而所未嘗被擄者猶在也臣之陋劣雖下古人萬分而願忠之志不讓古人一頭螻蟻之命一息尚存則犬馬之誠萬折不已即當百計逃還就顯戮於王府之外縱令身首橫分猶勝死爲蠻夷况醜奴情狀已落臣阿堵中萬一天假其便覺隙有可乘則即當以不貲之身首三軍之鋒憑國家之威靈上雪 山陵廟社之恥下洒秦晝無状之痛然後伏首司敗以謝今日

倫生苟活之罪此臣之按劒中夜腸一日而九回者
也其種情所錄及擬上賊魁死後奸僞并錄如左伏
願 殿下勿以小臣之偸活無狀而並棄其言云云
建功一封得達于朝 宣廟大加嘉歎啓下備局邊
近臣聽莫不驚異誦集皆以為蘇中郎不死矣權石
洲韠有詩曰鍾儀雖在晉王蠋不降燕節為者落
書纔賴鴈傳至是又上賊中聞見錄一冊 宣廟即
召至京師公詣闕下席藁待罪 宣廟特令中官
臨於差備門外悉問賊情公更條陳一通以啓之
宣廟中命給馬歸見老父公嶲死生還得全素節云

欺孝心 一天鑑所燭而于時黨禍亦甚羣怨諸宰
箝口黃不勝其嘵嘵金石福者以翌年秋始歸呈所
著疏本於體府而亦不克達于 上矣公自以歸骨
故國復見君親志願已遂行乎患難之事有未易一
二為俗人言也遂以罪累自處屛伏田里唯與昆弟
子孫養老安命任分忘其窮約以終身焉辛丑李相
國德馨開府嶺南擬召公要與討事事係應變曲折
公不得不赴既到其後書至纍府委公咨公乃為
作禮部論倭書於義嚴截實破賊膽矣壬寅 朝廷
嘉公為累績郎 大丘款 授 公已無當世念不應諸公

之辟而只為收錄係是 恩命黽勉之任旅即還歸
丙午四巻使呂祐吉等入日本日本人輒問姜郎中
今做何官因盛稱公忠義之節不愧於古人云使還
具載東槎錄以奏之於是士林恰然傳誦益信公之
素守不變於死生能行乎夷狄而猖蹶者猶甚之不
已公嘗以酒家惡狗為題課試學子有不逞謗諸推
柄曰乃譏斥當路也大被羨唱幾做奇禍公則夷然
不以為動戊申李相廷龜判西銓沙溪金先生與書
曰四巻使之行使人莫不稱善節義至此於蘇武文
天祥曰文山陷賊三年不下樓沆之執節堅固過之

天下大半狃識猶且見服而我國人心偏私不知節義
之褒揚極可痛也黃思叔求德來與並稱若見得於
聞見事件思叔德來則 朝廷與國人皆知其節行
不必更褒善獨不與旌勸若有作者然棄而不收豈
非 朝廷之大欠乎時世道益難正論日孤諸賢雖
欲為之揄揚亦不可得也親舊或勸之進取公笑而不
應為齋戒以示意焉俄復順天教授不赴遂以書謝
所知曰郡文學雖曰散官而於祿得之則華絹也但
侍病餘生不敢帶累凡之病況僕之私情豈有難動
者不但此一行而已也何則凡人之情孰欲陋身於

不測之禍戕而一經患難而至充製象日雅所宜先創興祇以血誠救秘迹岩數公遂條端嗚呼人今或有識下富塞而不得一名者或有僅得一名而不遂一命者其則冒添進士及第前所帶尚書郎已是特遇先生窮催渡海之日視以鐵為歸而　聖恩如天復還平地上衣食於王上為列於千人粉身碎首階仰今祇祝先冀而已願念儀之家舊實非自在而春秋許人改過綱目予人維我華元書其來歸孟達錄其死節儀稱無狀然此非賣國偷生者苟死之倍蓰猶在則必恩氣士之流而必雖而亟之人不可則

戶列嗚呼悠悠天地間長不過為六七十年答子況
僕雖在世上而儼儼如九泉下人輪回之說萬一不
虛則惟願速死早得他生若今生則無復望矣云云
公不偶時命棄捐至生而繫心 君父一飯不忘每
值慶節代人賀箋輒述其眷顧願祝之辭以寓左徒
離騷之意及 宣廟禮陟以情居齊卒哭以前不敢
食食自悼身遠不得與於哭班望 闕而朝夕臨之
仍服三年方喪作怨歌行一篇自叙其蒼梧之思讀
者或意其過節而亦可見公之志行也乙卯丁父憂
年已非致毀而一執文公禮不懈服闋逾年遘疾不

逝戊午五月初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二以其年十一月十日葬于怖山坤向之原配晉州金氏修嘗險艱無違禮後公三十年而終生一男曰時萬有文綸之緒四女壻士人羅宗敬金夔生員李昭萬斗南時萬娶宣教郎林得智女生三男三女曰胡周韺周彙周女適鄭以周餘幼羅李無子金有三男二女曰一台一明一奎女適南瑍次適權道全萬有一女適朴慶宗胡周娶羅遵緒女生二男四女翩周娶張振女生一男一女鄭以周生一男一女皆幼公為人篤實通明醇和古朴孝友之性不待勉強奉承嚴君怡顏柔

色家甚貧饘粥不足滋味兄弟孤獨何以四教相勉季
涿張學至於有室公以為憂課誨甚嚴少有怠荒必
以檟楚之類是勉業終成巨擘仲氏窮約困於飢寒
公心甚傷衣服飲食常與之共且為之經理得遂生
焉早歲所恃痛不及致養每當祭祀極盡其誠敬其
在冠齒過諱日猶不忍居處齊宿以思焉而祝之曰
合家淪有旅寓絕國抔土榛荊未載消聽望天涯
草木嗚咽雖在倉卒顛沛之際其至情深愛可見矣
尚因異域再經冬夏忠孝一心炯炯不懈悲痛摧傷
愈久愈篤其形於言貌發於文字者無非忠憤懇惻之

之誠復讎雪恥之義憂憤激烈感發他人同謀者皆下爲之洒泣鬼類戰心亦知欽服而嘖嘖焉並與二兄全家歸國更被 君恩重拜親類蓋公之文識才略有以辦此而亦其至誠之積能感動天人者然也家居數十年既窮而不問事親從兄之外無一事及於俗物訓誨子弟一以義方門庭之內常肅如也積之學養鍊薰涵愊直實無毫髮矯飾底意氣度寬綏術術若無能而當其論說義理辨別是非精微洞快無有遺蘊見後學惰慢無義者則痛加刻責不少饒假矣當朝發毋后之論爲賊臣衆擯之鋒公鄉尤甚

州郡雖然而公之宗黨門生賴公提命無一人誤
染汚者有凶人附賊獨者持其書來囑公公義直
斥之不復容接其人反憾更之機穽不測禍將伏於
身得已其樹立不確不為疚慯者類如是公之文才
出之天賦自幼少時已有作者手腕詞體豐贍讀
嗣既而飽飫經史旁通百家雄深敏妙無不一下
筆成篇滔滔若河決海翻人有求文字者對使立就
不復點竄雖宋編巨作渙若宿構未嘗窮苦鍛鍊而
甚敏人不盡一兩行已翻書葉眞所謂十行俱下者
也作字雖不取妍亦不草删凡所纂集皆手寫之

不日而已成卷矣四方學者登門請益公以教誨爲
己任日與之講說不倦門下之有名稱者亦甚多出
於公之門焉每語學者曰小技非壯夫所當爲者不注
潛經學希聖事業也修飾工夫尊以責實爲務
其於修辭隨手達意而已不爲雕飾辭章以自矜焉
由是日用酬應篇帙浩穰殆不收拾遺存者只數卷文
之所裒也而草錄一冊此離中所記也編次若干雖存
爲猶草文選集若干卷合以資後學藏書其遺意之後
雖公之篇也或以鳴呼公之道學聞于天而不爲
於世而遺稿幾湮沒身亦亦精奧大余則亦不復嗟

庚生

之邪而害附于心求白於流俗之論者則其名有間
於辱人沒而文采不表於後世悲夫蘇窮禍讀公封書
其辭感慨悲壯其誠懇而不至其計切而謀實以文章
二子之事固未有君父之前苟非一節忠貞盡心天
地則蓋不能若是其幾也夫二子之處乎變也自謂
慨者言之不免爲降志辱身矣然而從命遂志建功
立名豈非所謂從容而自靖者邪雖公進不得陳於
之呼而退不能蹈市之僇則所處之變又有難於二
子者矣獨其萬里由垂不愧襄陽之一與祭黃冠返鄉
章遂承相之至豪願則公之始終與蘇武其視二子何支

邪而況聞韶之言執志之堅至今令人喜服陵猶懍
死使者之曲華　朝廷大若教其彰明則公之勳比於
二子不其較然自信者乎舊論之主謂公有得二子
之心而蘇卿之節亦不多讓云者誠非過論也愚亦
竊取金侍生之意而為之說曰如黃秋浦則所謂不
辱君命者也如伴泉谷則所謂殺身成仁者也若公
則歷述於俘囚忍詬於倭賊圖吳指畫復楚之籌略實
有關於　國家許聽之大計推此義也其功不在黃
宗之下雖謂之獨辦其難可也豈容以生死而異其
論乎朱子曰三仁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

意者殆幾近之矣噫天之命物亦有其意使公罹此
逆境立此奇節夫豈偶然也彼不知者妄欲以人力
相勝抑揚之是非之論亦不待百年而定何以戚戚
爲哉昔先君子宰是邦時謁公而命詩予受學焉
舜擧自髫齔即登公門及冠戒賓而公命字之三加焉
朝夕請益於席門函丈者四年強矣是時斯文墜地
邪言喧騰而公尊彙斥邪闢詖邪屹然爲南國士
林之標的不易之見雖奔之守於此益可敬信而其
抱抑不伸坎壈沒世者亦斂坐於此矣噫使之天假
數年得見開明時則其尙文大節是以煥敭範俗而不

亭齋志而浸終未能少展其平生天乎人乎命矣夫
命矣夫癸亥之初公議大行如公盛德合有褒章之
舉而貢懷世之士者莫為之先後焉不侫叢是病故
與同學諸生共為収㩼之圖具疏如日將叫閽矣適
值內訌而未果遂焉継有憂服而闕而丁卯再轝往
苒蹉迀同志淪徂事遂不成抑惟隱德毅然必有待
於昌黎耶中心慨然久不自釋竊不自揆其無似參
之占昔舊諸師友乃敢次述記實文字要以就正於
有道夫闡發幽潛培植節義實是仁人之當務則世
之立言君子尚有以裁諒而發揮之也

眞隱集別錄

哭姜太初疏自賊中來感而成詩 并敘　權石洲 韠

余與姜君太初初無一日之雅余嘗寓居珍原縣之水流村太初以公事入縣走書於余曰不見面則不通書非吾輩中事也旣而冒雨來訪留一夜詩酒之樂甚洽未幾太初被擄于賊莫知存沒者凡三年今太初自日本因華人之還者上疏于我主上其疏中有遠托異國昔人所悲之語余聞而甚悲作詩以見憫焉太初名沆爲人聰明彊記爲文章下筆滔滔未嘗起草其兄邏死於非命太初

祭之以文曰黄梁人世百年夢草青史是非千載昭昭讀此文則其人之所守可知詩曰

未盡新知樂居然忽各天鍾儀雖在晉王蠋不降燕節爲看羊苦書緣賴鴈傳相思千里夢迢遞海雲邊

贈聽隱姜太初　　趙玄洲讚

佛甲之峯方丈孫拱護来維南儵門淑氣扶輿聚未洩上愛老人星光吝不予芝蘭不珠玉間出異人祖追遂於斯爲盛上莫倫聚奎祥符皇漢徠高峯盍奇齊峯高石松川是河西派龍歸鳳遊白雲鄉我佩之舉誰與遊無人南國帝悲傷更遣夫子參翺翔馬前行

者誦太初學語小兒知姓姜悲風寸寺嚴吹箎虎閉門
讀書碎名靈聰明智略早瑞世腹吞五車寧辭無
貫天人笑拙屆一朝十二猶善刀天門。射策蒼諸顏鬢
百穿楊葉知由基居龍手捧萬壽觴繡衣春晝簪閭
脊強顏趨蹌百寮問天不欲治非才難青雲路在白
眼中黑貂裘弊愁萍蓬不若還家貧亦好俗吏請子
嵩韓靜寧知鯨鬣氣衝擊扶舊齊城七十歸滄浪五畝香
火萎腥塵三京積骨撐秋旻全湖大地入寥譜表山
赴海無由逃公時提挈戴一葉海若掩語隨征騎
觫嚶嘈集若蠅公不戀色鴻毛視公家之禍三千里

天地鬼神寧復恃斯須偽髮隨死生人子無時何許
情公三赴求戕三止禮悌方知所楚奚由至之滕景
卿舌義形于辭刃難血環公羅拜服公義義二義士
無震于終知誠孝格變淚漢三語爽中間之有誰爽
侵善天夫敢有靈吾吾且詠温如栗如一刃縮祈照讓
唯餘[illegible]漢日月西山尚恥聖罔眾用口忍餓舊爽食足
緣徒死死非節無益身名就埋沒公非強活天強活
天遣胡僧送公出烏頭白慶白雁聲夜渡河時雞赤
鳴層濤萬里一葦風誰謂宋遠胡未巢黃河果與銀
潢接舟楫如今似竹葉信是人間化鶴會何如海上

者羊翁當時茂陵松柏哀八室諕跳頭髮皚皚若公
誠感應速未十九年還故國宮中無恙旧雲門堂上
何曾移几席鄉閭落日影皤皤鳩杖東臨大江哭翩
翩行子何所至穴曰來兮嗟汝子父撫子背子扶伏
滂隨言零聲抑塞墻頭飲泣會鄉里共道古今無是
事公之誠意鬼神悲公之忠孝天地知公之生還豈
偶爾天地鬼神還可恃班衣更盡夜闌燭 今夕悲歡夢中迹誰云經亂百口存遂為如初
共安樂柚中神策獻君王樂物甘旨来還嘗我家千
南久雖索未識其面薰其德綾陽縣裡一見之辯着
河漢而無極四十九年吾悲咤既聞公言多死可向

来憂患若相仍彼此魚鴈知難憑近聞出司嶺南岸
道其不行宜徊徨北方之人錯是非驊騮肯服鹽車
箱窮陰催暮天正寒極目千里氷成梁虢食風虐雪縱
騰糅羲和股栗金烏怯閑閑桑柘十里間執子之手
期相將雖然天道自北行人言未宜居南疆人之訛
言可成虎願就夫子問行藏北有羆熊兮南有龍龍
畏兮羆熊焉當信知夫子我所師夫子不言吾何之荒
詞哉羆山月黒出門欲往忘南北

古意贈鴸隱 任鳴皐鏔

皎皎在空谷白駒歌正悲無媒逢 聖主失意戀明

時顧我抱幽想知君懷芳辭芳蘭朝暮歌采采恐
愆期　又五首
鳴鴈雲中來嗈嗈鳴且悲足繫一帛書爲問何者
辭言是蘇子卿今在大澤陲冉冉衰鬢白欲贈美人
知長安邈千里下有挾彈兒常恐羽翼摧芳織中
道遺寸體不足惜所感諒在茲上林倘不報忠款誰
明之　君莫貴楚璞卞和已刖足君莫憼燕石宋
人亦藏櫝所寶互相易爲君長太息世路少具眼不
須笑其惑售價各有時豈論玉與石　文華識可
琢詩藻特奇妙錯落衆星中明月開光耀江淹感彩

錦子雲吞鳳鳥從來有神授不然能者少兩儀忩探
歷萬象窮攬搜下視南面樂眇然秋毫小男兒一大
事到此方盡了　蟠龍之寶鑑乃是鑪中出金波
四騰發睨如瑶臺月始自燕趙市流傳入秦關皎皎
照肝膽宮娃爲嘆息倘非瑩磨工清光焉護發
玉馬如流星翩翩步九區超然獨出羣世路何崎嶇
伯樂心剪拂紛紛駘與駑金河有清漪玉山有豊芻
回顧閶闔門去去且長徂五色雲滿身蘭筋亦未渝
倘遇穆天子猶能騁長途

論姜太初與月沙書 沙溪

前佐郎姜沆丁酉被擄於倭賊及其出来之後常以能文有才氣見棄於時爲憂惜而猶未知賊中行部與所爲向年回答使之来倭人等莫不稱賛其節義至比於蘇武文天祥曰文山陷賊三年不下樓沆之執節堅固則過之云云犬羊之無識猶且見服而我國人心偏私各親其所親不知節義之褒揚極可痛也黃思叔宋德求金誠一與並稱義於賊口見録於回答使聞見事件思叔德求則朝廷與國人皆知其節行不必更褒姜獨不與獎勸之擧若有罪者然棄

而不悛豈非朝廷之大欠乎西餘雖無官職豈無可褒之處揚人之善非僕所預也嘉歎其節義中心激發不能裁抑聊與縷縷

回答使聞見事件上使呂祐吉所記曰東槎錄副使慶暹所記曰海槎錄

東槎錄錄中備載着洋事實云而使於丙子兵火不得收入

海槎錄略曰倭人言姜沆住倭四載不毁形體不變衣冠靜處一室只以看書綴字為業未嘗與倭人相對於蓋倭人貴而敬之遠近傳為美談盖日本為國專尚勇武不知人倫而至見節義之事則莫不感歎而稱之亦可見天理本然之性也已

祭文

林觀海撰

歲在戊午秋冬之交嶺外還客友人林檜聞斯之差太初之喪於道路將信而疑以為太初稟天地精英之氣其生於此世天必有所為而生無所為而死似非天之意故終不以太初為死逮是年十二月有鄉書來報則太初之死信矣天地精英之氣卷而歸矣天之有意於世卒難諶矣遂哭而慟之乃書而為文以己未七月初三日致之于鄉居從孫林崙以齎薦具俾奠于吾亡友太初之靈曰嗚呼好惡者人之所以同也而有好善而惡惡者好惡而惡善者則人

之性異也非人之本性有異也利祿鑠其外而貪慾
煎其內也正直醇粹之自立貪愚險狠之縱恣其所
好不同故取舍亦異天下善者少而惡者多故正直
醇粹者則為人所惡而貪愚險狠者乃為人所好惡
之也則排陷擯抑而使不得容迹好之也則奬飾扶
擁而引之於世途朱輪華盖光彩眩人閭里慕之若
登榮之捷路而旁午者以類聚焉嗚呼善人之生世
其亦厄矣往在丙戌丁亥之間湖南士類一時咸會
爲一國英俊之域於是太初以弱冠之年沉酣博洽
[illegible]續文矯矯生耳於吾儕矣及其世網[illegible]

集載太初之家禍惟酷禍而太初孝悌之行國之旌
者矣忽忽數十年間吾流落西海無意還鄉而太初
亦罹舍被擄牧羝日本蓋其忠義之節爲異國所服
華人所嘆而及其全節而歸出力而排之者誰與巧
舌而戮之者誰歟嗚呼太初之生世初不偶然文章
冠當代若將以賁飾王猷矣才局脫凡流若將以幹
哉世務其孝悌出古道若將以感化惡人矣而文只
爲一家之言才不得必施於世薰其德而善良者亦
無幾人壽止於五十官止於郎寮則天之生此人何
意窮此人何意不令壽此人亦何意非天之無意於

此人乃能意於此世也嗚呼自吾竄謫以来太初蓋
一致書以訃而寄于門艱諸季同儕吾未有以言而
而吾無數載矣誠不意太初至厭世之溷濁也百年
知己未相遺棄去千古文章孰與論矣太初有宗以續
其文有子以續其善則自餘悠悠可瞑目矣非之賢
之終始窮之者可一笑於地下是矣惟白髮之故人
望天涯而緘辭昔山川而猶阻今九泉而何如顧平
生之心肝當洞照而無疑庶靈識之可鑑想音容之
在茲寫鷄絮於千里聊以舒夫余悲但先後於大歸
終會合之有期嗚呼哀哉尚饗

又　　　金長生挽

天門廣莫雲氣洞瀰瓊樓綫電巨人何居三年此論
消息永絶豈其無情係未遂別迴風前新海雨離離
杳冥昏黑夢見亦稀巾山之原蜻草已宿遠心無限
流淚如貽鬼忌不良人命壽非自古奇材奇事不常
逢此而然非今獨然結而不釋稍望彼天嘵嘵言兄
多藝何己天年嘉義我人爲化金石可通同泡異情
斷爵請壽至于無生天地之遂天地之常明月照釋
奈聲無魂異舉啁嫂妬風擂落顯顯遲衛過歸爲知
神理忽漠人世倜[illegible]生張滅剛久而不[illegible]尊章壹若

無所眷戀汗漫之外早晚相見上下萬里出入無垠
翱翔赫戲逍遙滄洲河女奏樂玉帝命酒醉後命騎
覩覔迫乎飛廉掮濁漲帝咸邪辰宿精朝日月上遷
麾張雲霧寫兄文章淋漓放縱滌我愁腸向來成說
玆顏而止天涯送奠寄語不死淵淵悠悠壠前上言求

又　　吳得源希道

嗚呼先生何遽至於此也嗚呼先生其終止於是邪
嗚呼吾儒之於我東猶中國之鄒魯也振興藝苑主
盟儒林者蓋嘗接踵而在矣不幸數十年來凋喪殆
盡以節行文章鳴於世者獨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一生

此後生安仰嗚呼生於濁世不淑羈囚且其域迫齎僇
辱八日忍飢而守不挫白刃梃頸而心不怵南冠四
年漢節猶完犬羊之類尚知敬重而世之好議論者
猶呫呫然動其喙使其身不得容於世先生之於文
汪洋演瀁海涵山藏六藝之奧諸子之富及其星經
地誌之秘組麗篆刻之奇旁搜獨得迎刃縷解而排
擯斥遂蔽幽荒野使其才不見用於時世之悲先生
之不遇者以此而知先生之所養者亦以此然而其
能知而悲之者又幾何人哉吾見人之道文麗藻者
人必欽艶慕悅而今人之於先生疾惡之詬厲之吾

聞人之修善行義者天必保佑培植而今天之於先生厄窮之夭椓之人固不足道天何為而至於斯也顧此無狀早失父兄之教出入游學於先生之門吾十數年矣我執弟子之禮而先生遇之以友有師生之義而兼知己之懽豈嘗欲一日相離而世故迫人離絶經時猶幸先生未衰我年尚少庶幾晩景從游益聞其所不聞孰謂今日奄一逝而莫能追也嗚呼世之棄先生太甚而先生之才不得有裨於世先生之棄斯世太早而我輩之薰德未終吾安得不為先生慟而為吾私哭也我言有限而我情無涯先生其

能聽有限之言而識無窮之情耶嗚呼哀哉

挽詩

吳子英 南廷

雲錦三千丈文章帝杼機吟哦成節奏咳唾見珠璣
棠棣曾聯萼騷壇已並馳青蓮鳴寶匣黃鵠刷金衣
孤鶴投荊璧懸黎碎夜輝鶺鴒生血淚彩雉葆鮮毫
鼓角喧青海鑾輿下絳闕枌榆尚龍虎父老覩旌旂
鶴禁風雲會鵬霄羽翰飛木天嚴白筆秋閣閟黃扉
數里斑衣合湖城殺氣纏樓船遭迫脅虎穴受纏羈
雪月蘇武窖氊毛補國儀一封通漢關萬里仗皇威
宇宙孤忠炳尚在大節巍華元辭絕國表盡脫畫圖

匪哉三尒岁孫臣入尺頎拜聘親家兒光彩遍郊圻
倚遷人殊忌金生終所非紿錫求饑鼻芥鵶助鳩識
吾守幽貞宗端期詩笵丸林泉節淡泊開闔夢依俙
吾黨推宗正斷文興發揮工程寵逬任重業闢精徽
妙語寫天巧高詞焰日暉食貧貪簡快衣弊討輕肥
危世知言遜藏器任膢訥善人朝露溘良友曉星稀
誌化遊玄圃修文入紫微人間旌婦烈地下續琴徽
雨雪松篁折天霜芝蕙腓盛年俱趺宕末路共嶔崎
獨抱山梁悍偏傷雞黍違百年直寄耳萬事信無幾
慟哭傾綿酒悲風動繐帷蘇仙今夕別遼鶴幾時歸

又

雲捲纖送鸞絲錦湖海太初斯得之僧岱齊灣寺方
氣秦松漢栢不發姿忠知虜老看羊日才見龍門選
史時萬古湖南一長慟幾人揮涕誄哀詞

陳說郎 景文

又

風塵衰險老微官湖海況冥鬢已殘人物形容復士
望聲名籍甚動騷壇由來薄相輕軒冕自是多才範
苦酸痛戒一篇心事在百年留與子孫看

鄭畸菴 溟

又

長庚昴宿降精輝餘事文章更發揮道學貫天維須

李文貞 環

識忠誠炳日命多違三年海上看羊苦一夢人間化
鶴歸翠折山頹欲墜放朔雲寒雨打霏霏

羅應瑞

又

格者論之曰天應教善人先生遍如許興說豈非真
漠漠元無信蒼蒼果不仁呼穹穹轉邈血淚自盈巾

御製之興世

又

萬里鯨波萬死還身計豈百年間不見節義今如
許小子將安仰泰山

跋 [illegible]

跋癸說庚子冬跋參于傳必與向之原

門人通訓大夫工曹正郎尹舜擧謹直

恭惟瞻隱老先生八代之文四海聲 黼黻明章今屈子雪霜標節古蘇卿精忠異域猶知慕儀徽繖邦儘可行不奈道喪而命薄任教身困也已亨四載者年明大義聯封駮鷹著深誠鶴歸遼郭人民是鯉庭聯璧春今并 紫極龍光偏照燭玄閑湖扃任縱禎儀原經象憂何亂學海登壇樂莫言求懷國丈從容地豈忘尋常戀德情一痛曾不行路險絕悲不得見河清兮時逝日仍長在遐莫追年是

太平有邊百嶺能改遷無從十里源交纓

又次韻歌　　　　坡平後人尹宣擧拮

驪隱先生靜湖通死孝烈十居扉楣程玉切切銘窓
旁士林非慟而誰為後寅子歲緬禮學廣歎補編求
親知是時看拿錄新出手識大節奇乎奇天然異質
蔚然學幼服詩禮翁
義姬通事之義淑齋葉一種國
氣醇儒姿銀危射策　少海傍遂得載筆趨　鳳閣
朝廷方錮黨人禁一時火色如貂璫女無美惡皆見
妬入宮肩自詩新粧奇才獨被華豪縻羨人好義莫
答囊牛漢吳天老書師乎晦木深山猶耽貌軀來一登

龍門上許以斐然成文章執戟下位亦何傷嚴君無
恙在高堂獨恨辛卯年間事獄中上書悲鄒陽楚氛
東南風再扇分曺幕撥詹黃見違糧點兵巡海面賊
艘奔突如驚霆舉族相失咫尺間係累魚肉頃刻變
弟兄妻孥載一舸帆指絶域飛如箭論己奈此君臣
義生死難堪父子戀誓心天地不顧計按劒中宵血
被面將身可諂白刃前渡海實難爲鐵船如何一日
苟偷生寄命虎口濡腥延入水不溺餓不死此豈天
耶無非天君子平生素行爲忠臣萬折長輸消不見
歲寒後松栢誰今鑑空中妍媸古來死易立孤難從

容慷慨元相懸況將三封瀝血疏滄波萬里遠能傳
畢竟身名得兩全盡室同舟歸日邊萬死重甦老父
顏孫忠獨爲　君王憐若非至誠動彼天縱有神營
焉能然噫嘻箕封蹄禮義猶在海隅爲邦偏適値千
古大變亂東征幸賴　皇靈宣竟使三韓不作羗烏
見中國完金甌莫非吾　王感帝力以言巨竒真詎
優東槎使者自日本歸來一録纖中修醜類猶知尚
節義泉谷秋浦稱爲尤忠深北海一節持志堅燕獄
三年幽姜郎中家不可尚矯矯江漢如請秋貞心可
以服天下大義未易言俗流上林空留白鴈札南鄉

作鎮冤遊沉冥江浙送日月盡置空山行布襪在
我先生何憾焉獨抱忠單三聲節非徒忠義貫日星
至計後圖何其密我謂文烈趙重峯達觀來朕如神
山又有忠武李統制手遏賊鋒來如擲二公今古齊
一功照若青天上白日曲江賜祭可長壽睢陽記義
宜黴厚着慈終始賊中事亦自重譯傳黃耆杜詡曾
不滅二公奇勲又可徵悠久已令孩儒在吾目終使
妖孤奚丙寺征置指畫盡不迴語異籌謀在這裡復
餘穗在允世後始信仁功由孑孔乾坤此日可補與
我身無嘗兵塵落強圍重回四十載他州享嶸南浦

側家國同亡萬世耶顧一涵之嗟無力吾先子友淸
陰翁賴此綱常存一脉淸陰風似先生風小子亦齊
于心中千載風雲　聖人作周文赫業期吾東虛名
不敢禮三接榮祿初非輕萬鍾棄何天意不許承一
夕龍驟昇雲空〻　興復此一擧已矣如今萬事去
常情反欲學樵韓義氣誰肯爲宋亭諸葛空贍承堂
宮鮑焦恨不接河渚頭拔無用黔州鹽揄食還同六
倉鼠生乎莫報　聖主恩私令孫負吾　當宁宏座
心事感余懷怨歌行〻垂淚處心香一瓣空自炷誰
知遺篇如隨珠佛甲山下四尺封永世風聲從此樹

又

前兵曹佐郎 吳以翼 子舒

天出奇才天殺之三江難洗古今悲文章浩浩渾眞
家節義堂堂夷夏知黃溫豈能埋壯氣玄臺忽覆敗
靈基先君當日陪遊久往事追惟涕自垂

又

門人 進士 金瑱 羲卿

忠孝雙全古亦難唯公遺體獨能完孫孫及繫悲愴
寶國國重還咏家閭從此天心豈有憾何處是論之
舉纔世人要識先生事須取看年錄裡看

又

門人 柳興世 紹之

門生今白首再作挽公詩慟念猶前日襄湖又此時

大忠元已著公論尚何尋逐事業遺編在還應繼世知

又　族孫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姜弼周大老

義烈堂堂姜睡隱之山之偶少章前盛名那免當時嫉公論應須後世憐書進上林心已白鶴歸華表仍今玄窩更向新阡卜一慟還如戊午年

朴仲文長遠答李參奉直擧書

長遠少也得喬山怨一大篇於東詩古紙中云是姜睡隱所作讀其詩想見其人每一唱三嘆未嘗不寃其志而恨其全稿之不傳於世也忽承來札惠以睡隱集三冊首年錄一冊而又責之以尙節闡幽仁者之當務一着一愧且喜其獲遂平昔之願而覺其無以塞吾丈之所望也噫僕豈其人哉僕豈其人哉蕭獻受而覽觀則其中怨歌行云者乃喬山怨之誤題者也幸諦吾丈之於睡隱公實同侯芭之守子雲而非特出於師資之私其於敦尙節義殆不啻造用志

於剞劂之役也至矣其所錄石洲五字律中鍾儀睢
在晉王蠋不降齊千字一句足以盡公之心迹而其
他諸公序引之作有貲於不朽之業也不亦盛乎奚
以儀之一言爲哉抑儀有所不容嘿焉者吾先祖與
賸隱公同年及第寔監國駐完時所取士也伊時亂
中亦傚曲江故事新有會合之樂先祖遺稿中有酬
唱之什而今觀此集亦有簡寄一絶句奉玩再三
有人代之感爲之潸然以悲第其分註以先祖佐東
京錄之必是先祖以少尹分司開京時也東字誤矣
照勘此則庶或爲刊誤之一助耶既感重意聊綴

張 [illegible]

[illegible]

祭薰基文　通政大夫前郡守洪錫箕

晉陽有人天下之士文如翻水誰敵倚馬之才氣欲參
爭執早知含能之恥先進門下學既魚游于晋年申
義不烏寫氣丹投剝虎俘盡寧於一時忠感鯨鯢遂孤
舟於萬里亟添齒之敬重秪赤心於始終樓三三年
文山不死澤中一節于卿猶全惟神明之所知況天
日之獨照何憾王蠋之不屈可與少章而同歸謚無
之贖初傳　宣廟動色歸亟之撅尚在志士沾襟嗚
呼天堂靈生乃反陷於異域虜亦識服何不苓其事
朝廟中　社圖綏無虎穴世間行路至寧鯨波其開其

名宦常感慨而扼腕今來茲土更激昂而撫膺寔□閭
而起欽往悲重壤瞻隴墓而摧淚敢奠一盃

祠宇上樑文　同人

夫士許身以死生而為習惟忠與信在蠻貊而可行
苟非學有工夫鮮不撓於顛沛聽隱先生真淳鄉性
剛大其心嘗一遷於儒門私淑已早魚千里投學海
文藝又全如得展才則要逐高步不幸遭難而雲霄
孫臣位下身微文丞相之大節神扶鬼護朱夢章之
生歸鯨鯢亦感於至誠大羊曾服其高義三年絕域
得擬蘇毛倪之往節畢竟須兆題章篇　聖朝之賜是

孫舟利涉縱免虎口之危直道難容豈多羊腸之險
平生志氣不屈岳逾高浸沒世是非龍溪日明與其顯乎
一世而泯乎千秋曷若屈於當時而伸於後代風聲
起湖南之士忠憤聳天下之人負其無祠新堂有厥
墟之嘆精靈可安故宅近香火之奉逕惜古巷懸經
杖屨臺悲寒月音照琴樽地取湖山豈非生前之遊
賴傾松栢爲是寒後之知況復孫峯入胥者肯肯之
嶒爽一水奔海想文章之波瀾今日經營新制增恭
舊制 盛朝褒贈銀墓煥於前基臺日春陋爽猶建祠
而競嵩雲提故業宜興崗而重光余嘗撫膺社心終

激世雖多口公議誰沮勗爾郎亇聽我已唱曰抛樑東
傳山後舊碧最衆行人指點先生基忠節何曾替地
中抛樑西三角崔嵬氣象齊況是朝宗千古志至今
流恨有雲溪抛樑南石船人立與天參壯哉不讓巍
然勢唯有先生也不慙抛樑北一脈箕川流不息魂
猶海外未歸情德嶺蒼蒼倚蘭故國抛樑上風捲浮
雲天宇朗青丘日月欲爭光氣若龍泉描萬丈抛樑
下幾人能識先生者先生不見憶先生勉爾青衿勤
日夜伏願上樑之後一堂繼紀多士習與恥焉乎之
襟裾學子無牆面知禽熊之取舍義在人心並戴乎天

若同憤於復楚談虜某地宜自勉於思齊爭奪波於
一時章甫遠近永食報於百世俎豆春秋熬缶雖崩
絃歌不絕龍岡自在棟宇俱存

論姜太初與月沙書　　沙溪

前佐郎姜沆丁酉被擄於倭賊及其出來之後常以
能文有才氣見棄於時爲憂憎而猶未知賊中行部
與所爲向年回答使之來倭人莫不稱賞其節義
至比於蘇武文天祥曰文山陷賊三年不下抗之
殊節堅固則過之云云犬羊之無識猶且見服而我
國人心偏私各親其所親不知節義當褒揚極可痛
也黄思叔宋德求金誠一與姜並稱異於賊口見錄於
回答使聞見事件思叔揚於朝廷如國人皆知其
節行不必更揚猶不宜擯斥之若有惡者然其